

# 石川 林億齡의 漢詩에 受容된 莊子思想

김용진\*

<차 례>

1. 들어가며
2. 莊子思想의 受容과 林億齡의 '逍遙遊'
3. 莊子の 삶에 대한 追崇과 林億齡의 名利觀
4. 莊子の 寓言의 手法 繼承과 林億齡의 現實批判意識
5. 나오며

## <국문초록>

석천 임억령(石川 林億齡, 1496~1568)은 호남의 '사종(詞宗)'이라는 명성에 걸맞게 한국문학의 폭과 깊이를 더한 한시의 대가라 할 수 있으며, 현재 남아있는 시편만으로도 2천 5백여 수가 된다. 그의 작품 중에는 장자(莊子, 대략 B.C.369~286)와 관련된 요소들이 자주 등장하는데, 이는 장자의 사상을 적극 수용하고, 실천에 옮기려고 노력했던 석천의 인생 태도를 그대로 반영해주고 있다.

놀이 박상(訥齋 朴祥, 1474~1530)에게 나아가 수학하던 시절, 스승은 석천에게 『장자』를 읽도록 하면서 말하기를 “너는 반드시 문장이 될 것이다”라고 하였다. 이는 동생 괴마 임백령(槐馬 林百齡, 미상~1546)에게 『논어』를 읽으라고 하면서, “이는 족히 관각문(館閣文)을 담당하게 될 것이다”라고 한 것과는 엄연히 차이가 있는 바, 남다른 석천의 기질을 스승으로서 일찍이 감지한 것이 아닌가 싶다.

조선조 사대부들에게 장자사상은 여러 가지 부동한 층위에 의해 비평·수용되었

\* 중국 연변대학교 조선-한국학학원 동방문화전공 박사과정

다. 혹 배척의 대상이었던 ‘이단지서(異端之書)’로, 혹 문장과 수사기교를 학습하는 경서로, 혹 심신을 수양하는 지침서로, 그 상황 및 역할은 시대문화와 수용대상에 따라 천차만별이었다.

16세기 조선 사대부의 일원으로서, 석천에게 가장 근본적인 사상은 주자(朱子, 1130~1200)로 대표되는 송대(宋代) 성리학의 수용에서 비롯된 것이라 하겠다. 사대부층은 문화적으로는 유교적 체질을 공유하는 집단이다. 그러나 실제로 유교적 체질은 한결같지 않다. 어떤 이는 유교철학의 근본원리를 철저히 추종하는가 하면, 어떤 이는 오히려 도교적 혹은 불교적 사유방식을 소유해갔다. 대개의 사대부는 이들 양극단 사이에 머물렀다. 현실 정치적으로는 유교사상을 추종하고 내면적으로는 불교나 도가의 수양과 달관을 즐겼다. 다시 말해, 성리학은 도교와 불교의 관념체계를 특유의 시각으로 분석·변증·종합하는 사유과정을 거쳐 형성된 것이다. 석천 또한 이런 인식에서 출발하여, 도교의 집대성인 장자사상에 대해 열정적인 학습 태도를 보여 왔던 것이다.

『장자』에 대한 열정적인 탐독을 통하여 석천은 『장자』 속에 내재된 주요 사상을 적극적으로 수용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장자가 살았던 삶의 행적을 부단히 탐구함으로써, 자신의 일생에서 이를 실천하려 노력하였다. 석천에게 『장자』는 정신수양의 교과서이자, 각종 고난과 아픔을 헤쳐 나가는 돌파구였다.

뿐만 아니라, 석천의 ‘호방’하고 ‘비판적 정신이 투철한’ 성격은 현실을 직시함에 있어, 우언과 풍자를 일삼았던 장자, 즉 인생관의 형성에 막대한 영향을 주었던 지침서이자 멘토였던 『장자』의 영향을 크게 받았으리라 생각된다.

석천의 노장적 취향은 당시대의 문인들뿐만 아니라, 후대의 학자들에 이르기까지 모두 인정하는, 석천만의 독특한 하나의 사상체계로 자리 잡았다. 장자사상에 대한 석천의 수용 태도를 보면, 적극적이고, 시종일관 자신이 따라 배워야 할 학문임을 고집하고 있다. 이는 문학 창작 초기에나, 노년시기의 창작 활동에서나, 변함없는 하나의 이념으로 석천의 머리 속에 자리 잡고 있었다.

석천식 ‘소요유(逍遙遊)’는 물외의 세상을 향한 강한 욕망의 표현이었다. 속세의 시시비비(是是非非)로부터 초탈하여, 정신상의 절대적인 자유를 갈망하는 것, 자연과 하나가 되어 무하유(無何有)의 공간에서 무위(無爲)하는 것이야말로 석천

이 바라는, 천지만물과 자아를 초월하는 세계인 것이다.

석천의 명리관은 유교적 신분으로서의 자세이기도 하지만, 적지 않은 측면에서 보면 莊子の 일생을 모델로 삼아, 변용된 것이라 생각된다. 명리의 취사 문제로 인해, 인생의 종대한 갈림길에 놓일 때마다, 『장자』의 사상을 지침서로 삼을 수 있었기 때문이다. 이로 말미암아 석천은 명리 앞에서 방황하거나 굴하지 않게 되었다. 한편, 명리를 떨쳐버림으로써, 장자와 하나가 되어 세속을 초월할 수 있었으며, 무위하는 경지에서 ‘소요유’를 실천할 수 있게 된 것이다.

석천은 장자의 우언(寓言) 읽기와 우언의 표현수법을 인용하여 시를 짓는 것을 즐거움으로 삼았는데, 우언을 통하여 창작된 그의 작품들은 다른 작품들에 비해 설득력이 한층 돋보이고, 상황의 절실함이 더욱 짙게 묻어나게 되었다. 석천의 문학 창작은 우언을 통해 한층 더 높은 예술적 경지에 이를 수 있게 되었을 뿐만 아니라, 현실비판의식은 더욱 생동하고 강렬한 인상으로 독자들에게 전달이 되었으리라 본다.

본고에서는 우선, 석천만의 독특한 장자관(莊子觀), 특히 장자 ‘소요유’ 의식에 대한 석천의 인식과 수용태도에 대해 살펴보았다. 다음, 장자의 삶을 거울로 삼아 올바른 처세에 힘썼던 석천의 명리관을 그의 실천과 한시창작을 통해 비교적 상세하게 규명해 보고자 하였다. 마지막으로, 당시의 시대상황을 장자에게서 이어 받은 우언적 표현수법으로 재치 있고 실감나게 풀어나간 석천의 현실비판의식에 대해 구체적인 분석을 진행하였다.

**핵심어** : 장자, 석천 임억령, 소요유, 명리관, 우언, 현실비판의식

## 1. 引言

石川林亿龄是16世纪朝鲜王朝的著名文人,号称“湖南词宗”,对拓展韩国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做出了杰出贡献,现存诗篇数量高达2500余首。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窥视到与庄子(约B.C.369~286)相关联的因素,这也正反映了他积极接受庄子思想并努力将其运用到实践中的人生态度。

石川师承讷斋朴祥(1447~1530),讷斋令学生时代的石川拜读《庄子》,称“你将来定会成为文匠”。而令其弟槐马林百龄(不详~1546)拜读《论语》,并称“你将来定会掌管馆阁文。”<sup>1)</sup>讷斋对两人的寄语截然不同,令人不禁猜想身为老师的讷斋是否早早就感知到了石川异于常人的才华。

石川是16世纪朝鲜士大夫中的一员,对其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应为以朱子为代表的宋代性理学。士大夫阶层是一个在文化上崇尚儒教本质的集体。但是实际上对于儒教的崇尚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有些人死心塌地的追随儒教哲学的根本原理,有些人的思维方式反而越来越向道教或者佛教倾斜。而大多数的士大夫都驻足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实际表现为在政治上追随儒教思想,而内心深处却崇尚着道教或佛教的修养和达观。换句话说,性理学是在用独特的视角来分析、辩证、综合道教和佛教的观念系统的过程中形成的。<sup>2)</sup>石川也是如此,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向我们展示了他学习集道教大成为一体的庄子思想的孜孜不倦。

通过对《庄子》孜孜不倦的研读,石川不仅能够积极接受《庄子》中刊载的主要思想,更积极探索庄子的生活轨迹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石川的文学作品将他的追求以及内心世界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

前期对石川的思想倾向进行研究时,对于石川作品中引用的庄子要素进行了如下论述:“石川在‘星山洞’中蕴藏的风流并不归属于庄子的世界,而若将其视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方案时,却又依托于庄子的思维体系”。并且强调

1) 朴東亮(1569~1635),《寄齋雜記》,〈歷代舊聞〉:“訥齋嘗授石川莊子曰,爾必爲文章。授崇善論語曰,足爲館閣之文。”

2) 이종호,《조선의 문인이 걸어온 길》,한길사,2004년,116~118쪽.

了“庄子的世界促成了石川的‘对现实观’形成，石川以此克服现实世界的矛盾并形成了其独特的对应理论”。<sup>3)</sup>可以看出以上论述中加入了这样的观点：“将石川理解为亲老庄、亲佛家的人物是绝对不能成立的，这是基于石川是忠实于当代意识形态的士大夫而推论出来的前提”<sup>4)</sup>但按照笔者的理解，庄子思想已经作为一个确切的理论被石川接受，并可以把它看做是石川生活中的一部分。笔者认为，石川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将庄子思想稍作改变、将其体系化，并作为实践原理应用到现实中。并且石川将庄子思想当作生活在百曲千折的现实中的信仰，庄子思想让石川更加忠实于自己内心世界，让石川想大声呐喊出来的人生态度得以流露。

将16世纪当时朝鲜的时代文化作为一种以性理学为中心而展开的文化进行考察，并且以偏概全的用超越世俗的“仙境”或者“逍遥游”来代表老庄的仁思，这就使老庄思想与当代大众文化产生了差距，甚至遭到了排挤。但是儒教与老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有关联性的，因此石川接受的庄子思想并未与儒学或者性理学相悖，也更加不可以将其理解为‘方便应对现实’的一种工具。

石川透过庄子的生活以及思想，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得到了一丝喘息，他也学会为了理想而深思熟虑，更重要的是庄子思想也成为了石川修养身心的良好契机。不仅如此，石川的‘豪放’、‘彻底的批判精神’正是受到了敢于直面现实，并致力于寓言和讽刺的庄子的巨大影响。庄子对石川人生观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即是石川思想的指南针又是石川的人生导师。

因此笔者将石川的庄子思想接受形态与其儒学的性格区分开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石川特有的庄子观、现实批判主义以及表现手法。<sup>5)</sup>

3) 최한선, 「石川 林億齡 詩文學 研究」, 성균관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1994년, 40쪽.

4) 최한선, 「石川 詩의 作品世界」, 《石川 林億齡의 文學과 思想》, 광주향토문화개발협의회, 1996년, 82쪽.

5) 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石川的汉诗，使用的汉诗版本是1989年丽江出版社出版的《石川集》，本版本汇集了藏于奎章阁之内的5卷5册《石川集》的手写本、木刻版本、补遗录，另外又添加了年谱以及附录后影印成册。另，汉诗的韩文译本是以1996年全罗南道编纂的《国译石川集》为参考，在其基础上稍加修改而成。

## 2. 庄子思想的接受以及林亿龄的“逍遥游”

老庄思想在思想相对自由的三国统一、新罗、高丽时代并没有出现，对老庄思想的研究集中出现在朝鲜时代中期以后，这是因为老庄思想在当时被认为是歪理邪说，政治方面不实用，不能为维护国家权力提供助力。16世纪初，部分学者开始重新评价老庄思想。<sup>6)</sup>

朝鲜初期郑道传（1342~1398）传播‘辟异端’理论，将老庄学归为‘气学’，认为老庄学缺少形而上学的原理，将其划入低级学问。可以说对于老庄的异端认识正是在这时变得更加确凿。

这种思想上的偏见一直持续到了朝鲜中期，当代性理学学者奇大升（1527~1572）在成均馆内禁止一切除‘十三经’、‘程朱学’之外的学问<sup>7)</sup>，这再次印证了如上观点属实。

…(略)…關邪說以正人心,世無鄒孟之辯,侮聖言而鼓衆口,時見蒙莊之風,是固識者之深憂,盍勅儒士於炯戒。…(略)…<sup>8)</sup>

上文是奇大升向皇帝进言中的一部分，内容是：“民间‘异端书籍’泛滥，有必要执行禁读”。因为当时是极度崇尚性理学的时期，成均馆的儒生是被明令禁止阅读象《庄子》或扬雄（B.C.53~A.D.18）的《太玄经》<sup>9)</sup>之类的书籍的。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文化风潮，前期对‘庄子思想’的态度是漠不关心的，到了当代‘庄子思想’反而遭到了更加强烈的排斥。

另一方面，老庄学问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在此时朝鲜中期开始陆续涌现。

6) 조한석, 「道家思想의 儒家的 變容을 위한 朴世堂의 《莊子》 읽기」, 《도교문화연구》 제23집, 2005년, 87쪽.

7) 조한석, 위의 논문, 89쪽.

8) 奇大升, 《高峰集》 제2권, <擬成均館請令儒生勿觀雜書箋>.

9) 共十卷, 模仿周易探讨宇宙万物的根源, 以始·中·终的三元理论来替代阴阳二元论进行说明, 书中还添加了历法.

当代‘巨儒’栗谷李珥(1536~1584)受万人敬仰,他所著的《老子》选注《醇言》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醇言》后记中,栗谷认为《老子》有助于提升个人修养、政治修为,是一本十分实用的书籍,纠正了世间将《老子》表述为‘虚无之学’的错误见解。他将《老子》学问的宗旨总结为‘修己治人’,明确指出老庄学的观念并不是与儒学相斥的。<sup>10)</sup>从这点出发,《醇言》中认为,不应该完全排斥‘异端’,而要通过相互间的意识沟通来完成融合、共存和包容。<sup>11)</sup>

当然,栗谷在编辑《老子》时,省略了其中大部分内容,这表明他并未完全接受老庄思想。但是,依旧可以通过栗谷的这种意识推测出当时的时代走向。老庄思想一度被当做是‘异端学问’受到排斥,而在此时已经被部分学者接受。因此石川的庄子思想接受绝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石川与栗谷相差几十年。石川在江原道任观察使时,栗谷因私事曾到官衙找寻石川。那时,栗谷亲身感受到了石川的人品,品读了石川的诗题,对石川的崇敬之情越发深厚。栗谷步韵石川的诗作并称‘小人实在惶恐,不敢望君项背。今得以同席受教,同为今世之人,实属吾之万幸。吾平生未曾跪拜于人,今愿向君俯首’<sup>12)</sup>可以看出他对石川的教授之情是感激不尽的。

另外,栗谷在同一首韵诗中还对石川作诗风格做出了评价。与评价唐朝诗人杜甫(712~770)和李白(701~762)时一样,他使用了‘俊逸、清新’<sup>13)</sup>这样的词汇,可以看出他已将倡导道家思想的石川的诗与李白的诗竞相媲美。

不仅如此,石川与栗谷共同完成的诗作中有一首名为《秋天-李珥共赋》<sup>14)</sup>的诗,当中也能够窥探到庄子‘逍遥游’思想的存在。简言之,栗谷对石

10) 조한석, 위의 논문, 89쪽.

11) 조민환, 「栗谷《醇言》의 한국철학사적 位相에 관한 연구」, 《동양철학》 제32권, 한국동양철학회, 2009년, 46쪽.

12) 李珥, 《栗谷全書》 1권, 《韓國文集叢刊》 제44권, 16면, <次林石川韻>: “…小子才可愧, 不能窺堂室。一席得親灸, 何幸同時出。生平不屈膝, 今日爲公屈。”

13) 李珥, 위 詩: “…俊逸與清新, 公今合爲一。…”

14) 《石川集》, 제3권, 200쪽: “長空如水氣清高, 萬丈炎氛一半消。安得脩翎生我腋, 去追鵬翼與逍遙。”

川的老庄倾向给予了积极反应。虽并无确切证据表明他受到了石川庄子思想倾向的影响，但至少可以推测出他与石川的庄子思想之间是有所关联的。

当代文人乃至后代学者都与栗谷的观点一致，他们都认可了石川对于老庄的喜爱，石川独特的思想体系已自成一派。

退溪李滉（1507~1570）是与石川共处乱世，为生计而奔波的同道中人。退溪在与石川一起吟唱的长篇诗词中作出了‘学诗当追随杜甫、李白，学道应崇尚庄子、列子’<sup>15)</sup>的评论。另外从二人所著的郊游诗来看，《石川集》中刊载的郊游诗有5篇10首，《退溪集》中刊载的郊游诗数量高达11篇24首。从内容以及注释中可以看出，两人的友谊异于常人，在对方被贬职时通常会亲自到其家中为其做上一首慰劳的诗篇。<sup>16)</sup>从这种感情中可以发现，退溪对于石川的理解会更为精准。

朴世采（1631~1695）在‘石川先生墓表’中称“他可能是受到南华经庄子以及青年李白的的影响，他的诗词文句雄辞、豪放、飘逸，脍炙人口，但其中深意却耐人寻味”。<sup>17)</sup>这可以成为石川接受庄子思想的论据。另外，在许多文人的记录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痕迹。

那么，石川自己又是如何认识庄子思想，用怎样的方式接受庄子思想并将其应用到自身的创作中呢？石川对庄子思想的接受态度是积极的，始终如一的，他坚信庄子思想是一门需要不断学习的学问。不管是在石川的创作初期，还是在石川开展老年创作活动时期，这种思想早已根植于石川的脑海中。

石川, <偶題 又><sup>18)</sup>

眼因思道合,

15) 李滉, 「別集」第1卷, 《退溪集》, 《韓國文集叢刊》第31卷, 41면, <喜林大樹見訪論詩>: “...學詩追甫白, 學道慕莊列。...”

16) 林南炯, 《石川 林億齡의 生涯와 詩文學》, 월인, 2011년, 135쪽.

17) 朴世采, 《石川集》, 여강출판사, 1989년, 305쪽, <石川先生墓表>: “其爲文章雄肆豪逸, 大抵原於南華青蓮, 往往膾炙人口, 至或有不可窺測者。”

18) 《石川集》, 제5권, 238쪽. 《石川詩集》, 《韓國文集叢刊》제27권, 민족문화추진회, 1988년, 395쪽에는 <星山雜題 示金恭老>이라는 제목으로 실려 있다.

頭爲厭時低。  
自得莊周學，  
榮枯一指齊。

这首诗是石川在辞去谭阳府使后，往返于故乡昌平郡的星山以及海南时所著。这首诗的内容包涵了石川对世俗的苦恼。来自现实的矛盾与不安使得石川不得不埋头苦思。他似乎在忧虑如果一直这样放任自己在时代的潮流中随波逐流，将会永远深陷万劫不复的境地，无法自拔。因此他开始探索存在于内心独特的思维体系之中的‘道’，那便是庄子思想。

可以说石川在‘自学并得道于庄子’后才形成达观的境地。对他来说，世俗的百曲千折再也不是坎坷，而名利也不再是他所追逐的目标。石川认识到了只有抛弃所有欲望，抱着无为的态度沉浸在大自然当中，才能到达绝对自由的世界。

所有的学问都是异曲同工的，领会庄子思想绝非易事，而要将它付诸实践更是难上加难。虽然石川穷其一生想如庄子一样摆脱世俗自由的生活，但实际上他却一直徘徊在社会的最底层。因此石川一直在探索接近庄子的世界，即使是到了晚年时期也在不断的苦恼。

石川, <次錦山映碧樓韻><sup>19)</sup>

錦山山水麗而奇，  
中有朱樓映碧池。  
出守只緣無世慮，  
入林非是傲聖時。  
清風燕子芹泥接，  
細雨魚兒柳絮吹。  
禦寇莊周如可作，  
摳衣吾欲與之師。

19) 《石川集》，제6권, 424쪽.

从以上诗句中可以看出，石川在文中提及列子与庄子，并迫切的希望可以得到他们的教诲。创作这首诗的时期正是石川卸下所有官职之时。在凶险的官场中历经了百曲千折，出仕已经不再是石川心中所想。他悟到遂‘天命’，为求自由超脱世俗，悠然自得才是真理。

在优美奇骏的大自然之中，自由自在飞翔的燕子，无忧无虑游泳的鱼儿，石川认为自己也应该身处其中。石川认定想要摆脱世俗的约束、与自然浑然一体、达到忘我之境，必然要不断探索习得列子与庄子之道。这除了跟石川少时受到老师的影响有关，也许还有他在生活中不断总结出来的经验结晶。到了晚年，庄子思想依旧是石川生活的突破口，‘挽起衣裤’，他学习的热情已经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

如上所述，石川穷其一生不间断的学习庄子思想。其中，对《庄子》中的‘逍遥游’思想也积极接受，并努力付诸实践。

石川, <次僧熙說 己未春潭陽 又><sup>20)</sup>

少愛浮名老愛山，  
紅旗黃紙已無關。  
自從讀得逍遙說，  
靜置身於木雁間。

上述诗句可以很好的证明，石川偏爱《庄子》的<逍遥游>篇，并将其中思想作为生活的指南针。少时，除了从老师那里得到的教诲之外，石川一直崇尚《庄子》，从追逐名利转向达观、最终到达‘逍遥游’的境地。

‘木雁’出自《庄子》的<山木>篇，用来特指有用与无用之间。即‘树木因为不成材而得享千年，鹅却因为不成材而成为他人盘中之餐’<sup>21)</sup>的寓言。石川

20) 《石川集》，제5권, 234쪽.

21) 《莊子》，<外篇·山木>：“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在上述诗句中称‘置身于树木与鹅之间’，也是从庄子“立足于有用与无用之间，游离于自然中的道与德，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切勿执着于任何东西<sup>22)</sup>”中引用而来。要实现‘逍遥游’必要摈弃欲望，追随大自然的法则，形成无为的态度。

那么庄子说的‘逍遥游’到底是什么呢？石川接受并实践的‘逍遥游’态度又该如何理解呢？

〈逍遥游〉是《庄子》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可以将其称之为蕴含了庄子核心哲学思想的巨作。其中，庄子提到的‘逍遥游’思想并不是单纯的指肉体上的安稳、清闲，而是指精神上的自由，也就是挣脱束缚、超越限界，悠然自得的样子。

〈内篇·逍遥游〉出现在《庄子》的最后，记载了惠施向庄子提出大树不成材的问题，庄子对此作出的回答。庄子说只有将大树置于无何有之中，悠然自得、逍遥自在，它才能化为有用之才；人也可以超越空间从有限化为无限。<sup>23)</sup>而且他还强调这种无用反而会促使人们从危险与压抑之中逃脱开来。这就是所谓的无心状态，也就是庄子思想的核心‘逍遥游’所到达的境界。

庄子的‘逍遥’追求的是既不执着，也不远离，在无限延伸的空间中找寻‘精神上的逍遥’。这种‘逍遥’是‘不受拘束，自由自在，随心而动的形态’。<sup>24)</sup>

庄子称：“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sup>25)</sup>他所谓的‘逍遥游’是无何有的，无限的空间，才能到达无为和无心的境界。庄子说的空间不论到何时都将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有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这也更加说明了庄子对于自由的渴望。这也意味着在充满污垢的现实世界中是无法实现这样的超越的，而只有超越了世俗的喜怒哀乐，才能真正的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

22) 《庄子》，〈外篇·山木〉：“…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

23) 《庄子》，〈内篇·逍遥游〉：“何不树之於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24) 이인경, 「《庄子》의 遊 思想과 文學의 受容」, 단국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08년, 34~35쪽.

25) 《庄子》，〈内篇·大宗师〉。

世俗之外绝对自由的象征，将《庄子》中‘逍遥游’思想诠释的最好的媒介要数大鲲和大鹏了。<sup>26)</sup>它们是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庞然大物，巨大的鱼和鸟的出现已然超越了已存经验的界限，有着将读者带入到无限的想象空间的神奇力量。

石川的作品中也经常出现一些超脱于现实的想象之物。例如，大鲲、大鹏、六驳等。这些东西往往拥有巨大的体积，无穷的力量，在历史的长河以及茫茫天际中自由自在的翱翔，乘风破浪。石川通过引用《庄子》中的这些事例，来完成自己的作品。这也将石川对自由的强烈渴望的心情展示的更加淋漓尽致。

石川, <秋天 李珣共賦><sup>27)</sup>

長空如水氣清高，  
萬丈炎氛一半消。  
安得脩翎生我腋，  
去追鵬翼與逍遙。

这首诗将石川想超脱现实的强烈欲望表达的更加具体。从他试图想象与大鹏鸟化为一体可以看出，他想跟随自由的化身大鹏鸟一起尽情‘逍遥’。他试图在腋下生出双翅，这可以看出石川挣扎着想要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世界的愿望。

庄子主张实现‘逍遥游’的前提是遵循自然法则，即需遂天‘命’行事。遂天‘命’并不是要向现实妥协、屈服，而是要摒弃世俗的欲望，从被困于人情世故与框架内的思维方式中得以超脱。

庄子在<内篇·德充符>中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sup>28)</sup>他在这里面

26) 《莊子》，<內篇·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裏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27) 《石川集》，제3권, 200쪽。

28) 《莊子》，<內篇·德充符>。

提到的‘命’是指人类力量无法与之抗衡的自然法理。人的生死、贫困、贤愚等是无法预测、无法左右的，因此要遂天‘命’，即需要遵循‘道’理。‘命’即为自然。是既已存在，自然形成的。因此不应对其施加外部压力进行约束，也不能用人类的智能判断其中的对与错。他通过这样的诗句告诉后人只有坚持无为的态度才能真正的实现‘逍遥游’。

石川接受了庄子的‘天命’理论，从认可‘天命’时便开始了真正的‘逍遥游’。追求绝对的自由，不被现实所羁绊，从现实中逃离，最终从世俗中的是是非非中得到超脱。

石川, <夕景><sup>29)</sup>

烟橫寒樹外，  
白首意茫然。  
通塞無非命，  
朝昏一任天。

落叶‘寒树’、漂浮于上方的云朵，都象征着岁月的流逝。是人为力量无法改变的，及其自然的东西。在这些现象面前，石川无念无想，只是痴痴的望着。世间之事都躲不过‘命运’，全靠上天主宰。用无为的态度，达观的对待所有的事情时，石川才能够象云朵一样自由自在，尽情‘逍遥游’。

而且，庄子将“无需刻意禁欲，要从内部自然的与秩序合一的态度”<sup>30)</sup>视作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他强调不要人为的打破宇宙中的秩序，只有顺应天意，人类才可以打破框架，从拘束中得以解脱，达到超脱的境界。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sup>31)</sup>

29) 《石川集》，제5권, 275쪽.

30) 이인경, 위의 논문, 45쪽.

31) 《莊子》，<外篇·秋水>.

如上文所视，庄子认为人类要修‘德’，到达‘道’的极致，需要自制，要依靠‘自然的天机’。石川也是同样的想法，他认为将全身心投入到大自然之中，达到忘我的状态才是‘逍遥游’的最高境界。

石川, <松潭雜題 示剛叔><sup>32)</sup>

樹際禽聲滑，  
山頭雲氣流。  
自今吾喪我，  
行路任騎牛。

从上述诗中可以看到，石川已经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不仅仅与身下骑着牛成为一体，‘树木’、‘鸟儿’、‘云朵’等都已与石川实现合一。这是因为此时，他已达成了无限的空间，体会到了无何有，到达了无我的境界。

人类一旦投入到自然的世界中，在自然中遨游，最终便会与自然化为一体。身处这种境地之中，‘我’在无限的空间中游荡，无限的宇宙已然在‘我’之中。因此此时的大与小，高与矮已不再存在。也就是宇宙万物便是我，我便是大自然。无为与无心的态度是通过忘我、无我的人生观将物我合一转为现实。‘逍遥游’也是由此开始。

实际上，《庄子》‘蝴蝶梦’是将物我合一的实质完美展示出来的作品。物我合一的实质是其中最著名的内容，也是引起人们无限思索的部分。可以说这个故事已然将庄子的‘逍遥游’思想表达到了极致。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sup>33)</sup>

32) 《石川詩集》，제4권, 398쪽。

33) 《莊子》，<內篇·齊物論>。

谁都可以想象自己会变成一只自由自在飞舞的蝴蝶，‘逍遥’于世间。但是真的变成蝴蝶，度过一生却是很难想象的。也许蝴蝶也会有同样的混乱。乍一看相差甚远的两种生物被庄子赋予了相同的命运与灵魂。这便是‘我’。‘庄子’和‘蝴蝶’就是‘我’，‘庄子’在‘我’这个空间中存在，‘蝴蝶’也存在。这时的空间是无限的，‘我’便成为了‘无’。

石川的多部作品都提及了《庄子》的‘蝴蝶梦’，这也体现了石川希望与自然融为一体，自由自在的游离于万物之外的心情。下面这首诗就是此类作品。

石川, <入直玉堂次退之韻呈崔演之 其七 此遊清風溪也><sup>34)</sup>

…(略)…

心遊物外寧殊蝶,  
樂在胸中豈甞鍾。  
朝市不妨爲大隱,  
今人雖異古人同。

石川在诗中提到的‘古人’指的就是庄子，石川将自己与当代之人区分开来，与庄子成为同世之人。又称自己与悠闲于万物之外的蝴蝶无二，令人联想到‘蝴蝶梦’。石川的心自由自在的逍遥于万物之外，他的心总是愉悦的。因此他称自己不管置身朝廷或是市井，已超脱俗世，不为世俗的任何事情动心。而且，他表达了自己心中的强烈愿望，为了成为‘大隐’，摒弃了所有的烦恼和疑虑，像庄子一样与蝴蝶成为一体，于万物之外‘逍遥游’。

总之，石川的‘逍遥游’是对现实之外世界的强烈欲望的表达。超脱俗世的是是非非，希望得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无何有的空间中无所为，这正是石川真心希望得到的，超越天地万物与自我的世界。

34) 《石川集》，제1권, 97쪽。

### 3. 对庄子人生的追崇以及林亿龄的名利观

庄子一直强调，只有超脱名利，达观的对待生活才能使人类在真正的‘自然无为’的世界中万事亨通，而且到达悠然自得的‘逍遥游’的境界。而且，他说：“要摒弃‘追逐名誉’的想法，要摒弃出谋划策的智慧。”<sup>35)</sup>这是他对正生活在黑暗现实中的人们的一些警戒。

庄子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sup>36)</sup>他说道德高尚的人们会摆脱世俗，到达忘我的境界；精神世界已然超脱于万物之外的人们心中已不存在功名；而修养近乎完美的、接近圣人的人是绝对不追求名誉与地位的。所以对于庄子来说，名利只是虚无的东西，只有超脱了名利的诱惑，才能更加接近真正的‘道’。

石川作为儒学者中的一员，一直有想在仕途大展拳脚的抱负。他也曾履行效忠皇帝、忧心国家、拯救苍生的为官之道。包涵这种理念的汉诗也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但他遵守了儒学者的职责与义理，却并未换来应有的名声与利益。本章对包涵石川儒学方面抱负的诸多诗篇不再做更多分析，而要以他在名利面前的生活态度作为研究中心。

石川, <次聽松韻><sup>37)</sup>

髮本舞垢，  
何勞乎沐。  
巾本舞纓，  
何事於濯。  
有終身樂，  
無一朝憂。  
若比於古，  
其逍遙遊。

35) 《莊子》，〈內篇·應帝王〉：“無爲名尸，無爲謨府。”

36) 《莊子》，〈內篇·逍遙遊〉。

37) 《石川集》，제2권, 160쪽。

这首诗的第三小节‘有终身樂，无一朝忧’，是从《孟子》的〈离娄下〉<sup>38)</sup>演变而来，‘君子宁终身忧虑，也不要一日有患。’这里所说的忧虑是离不开‘仁’和‘礼’的，也担心自己不能像舜帝一般。<sup>39)</sup>从这首诗可以看出，石川不仅有儒学者的抱负，也将实现抱负作为自己的乐趣。但他并没有执着于实现抱负，将其作为头等大事来舍命争取。

大部分士大夫都急切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石川想在这种框架之内得到自由。使他产生这种想法的契机便是在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另外一个信念：庄子的‘逍遥游’思想。石川在有可能会远离官吏道路，或者有可能会在大自然中自在悠闲时，总是在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这种追求并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逍遥’、一种超脱的境界。

庄子对名利的信念是坚定的。他面对名誉和利益是毫不动摇的，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过眼云烟。而且庄子对于追逐利益所招致的不必要的危险是十分警觉的。他也通过寓言向后世传达了其中利害。

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sup>40)</sup>

庄子通过上述寓言强调，不义之财，必会招致祸端。危险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不过是看不见的形式一直存在着。因此他也暗示到，一旦出现欲望的萌芽，无论如何努力的想要将其牵制住，它最终都会走向不归之路。

而且实际上得到富贵与功名不过就是‘侥幸取得了黑龙下颔的宝珠’而已，并不能受益终身。<sup>41)</sup>教育我们名利只不过是过眼云烟，随之而来的责任与忧

38) 孟子(대략 B.C.372~ B.C.289):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无一朝之患也。”

39) 최한선, 「石川 詩에 나타난 思想의 傾向 1」, 《우리말글》 제10집, 우리말글학회, 1992년, 13쪽. 他指出石川的这种表达“是名副其实的儒学者的抱负，并非其它。”

40) 《莊子》, 〈內篇·逍遙遊〉.

41) 이인경, 위의 논문, 99쪽.

慮只会将人们带入不幸的深渊。

笔者认为庄子的这种处世之道，为处于政治分叉路口的石川作出了一定的提示与指导作用，这点可以从乙巳社会前，他果断回绝了弟弟林百齡提出的共事的建议上看出端倪。

石川, <無題>42)

好在漢江水，  
安流莫起波。  
孤舟宜早泊，  
風浪夜應多。

石川在当时任重要官职，他的建议对一般的官吏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都说人生本身就是一次冒险，即使只有一丝胜算，人们也会为给予自己的微小利益而动摇。另外，如果考虑兄弟之情，一起共事才更合乎情理。但是，石川做了一首饱含着强烈意志和劝诫意味的诗作送给前来迎接自己返乡的弟弟，表明他绝对不会违背自己的处世原则。

庄子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名利都没有丝毫动摇，引用寓言微笑拒绝。他的处世原则在下面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下面故事讲述的是楚国国王想封庄子为宰相，派两名臣子前去邀请庄子的情形。

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43)

楚国是当时最为兴盛的国家，楚国宰相更是人人都奢求的官职。庄子将其比喻成寓言中的‘淤泥’，似乎有些过于悲观。而且对于自己意图的表达也未

42) 《石川集》，〈石川先生 年譜〉，402页。

43) 《莊子》，〈外篇·秋水〉。

免有些夸张。但是所谓的官职，只是一个把庄子捆绑在有限空间中的一个‘装置’，从这一点来理解它的存在甚至还不如‘淤泥’呢。

因此，他宁愿抛弃名利，悠然自得的钓鱼，穷其一生。当代对权力和名分的追逐比现在更加激烈，拒绝这种天赐良机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庄子并没有为与自身意图相悖的名利所动摇，反而只是希望遵循着自然‘逍遥游’。庄子的这种生活态度当然也会一定程度的影响着石川。

石川, <光州江中有石状如龜名之曰龜巖題一首><sup>44)</sup>

恭惟伏羲出，  
今有洛龜呈。  
宜作稽疑用，  
寧爲曳尾行。

人们普遍认为这首诗作是石川在去光州时，看见江中长得像乌龟一样的石堡后，联想到庄子的寓言即兴而作。对精神方面自由的追求是一直存在于石川的意识结构之中的。因此，即使作诗的背景不同，意图却是一致的，都是复制了庄子的名利观。诗句中，石川强调，不管拥有多大的名利，都只不过是一个框架，是一个剥夺自己自由的地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空间。

可以说石川的大半生都是在为官场之中度过的。但是他没有执着于名利，追求名利所带来的快感。相反，他会为官场生活产生怀疑，身在官职，心却处在自由的世界，他一直在追求超脱的境界。然而，这并不是说石川因此疏忽了官职。不管他置身官场，亦或是容身自然，他都渴望自由，努力实现理想的生活。笔者认为庄子思想为石川修养身心提供了良好的养分。

石川也跟上述故事中的庄子一样，严辞拒绝接受官职。事情发生乙巳社会结束之后的1546年5月，弟弟林百齡将其载入‘原从功臣录’，特差其为礼曹判书。但石川谢绝了这个职位，回到了山谷中，编写祭文，焚烧功德文。而且呈

44) 《石川集》，제2권, 155쪽.

上了一首表明自己意志的诗，之后他重新回到了昌平 星洞。下文便是当时所作。

竹老元逃削，  
松高不受封。  
何人與同調，  
窮谷白頭翁。<sup>45)</sup>

竹子和松树经常被用来比喻君子强韧的意志和坚强的节义精神。石川将自己的意志依托于松竹，表现出他不愿被卷入纷繁的时代潮流，绝对不向现实的不公平妥协的不屈志向与节操。礼曹判书是正二品文官官职，凡是希望取得功名的士大夫都会对其垂涎。但是石川选择的路却是如庄子一般淡泊名利，自由自在的融入自然之中。与其被囚于令人窒息的政治漩涡中，莫不如选择在无何有的空间中尽享自由。

特别是，诗中运用‘深谷’来很好的表达了石川对无限世界的向往。这与庄子所描述的‘泥土’的空间基本相同。虽然是无人找寻的寂寞空间，但对于石川来说，是最适合‘逍遥游’的自由空间。这个空间才是石川最佳的休息地，是把石川从世俗的名利和不公平中解脱出来的最佳方法。

石川，〈竹谷清風〉<sup>46)</sup>

傳聞孤竹子，  
餓死西山谷。  
眞箇聖之清，  
使人膚起粟。

石川在这首诗中使用了引用的手法，其中的‘孤竹子’指的是中国周朝的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书齐。周朝的武王在攻打商朝时，伯夷与书齐兄弟叩

45) 《국역 석천집》，514쪽, 〈無題〉。

46) 《石川集》，제5권, 268쪽。

马而谏，认为此举并非臣子所为，但并没有得到采纳，二人从此不再领取周朝俸禄，隐居首阳山，靠蕨菜维持生计，最终因饥饿而死。

这个故事与石川拒绝原从功臣录的事件近乎一致。石川坚信与其做出违背自己良心的决定，不如选择结束自己的性命。这首诗将石川的不屈意志表达的淋漓尽致。石川将清廉作为一生的志向与节操，他认为伯夷和书齐高洁的情操让人肃然起敬。

石川, <次啓昭韻><sup>47)</sup>

臥看蛛絲網古廬，  
 凶中閑氣頓消除。  
 身安是貴何須爵，  
 蔬味猶甘豈必魚。  
 祿米散來因買酒，  
 朝衣典盡爲收書。  
 浮榮本不於吾繫，  
 雲去雲來山自如。

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石川并没有为官场倾倒，反而对为官之道有些许歧视。因此，他并不认为朝廷分发的‘禄米’有何珍贵，也并不认为象征官职的‘朝服’有何稀奇。他认为自己内心的平和才是最好的环境，买自己喜欢的酒，收藏自己爱读的书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因此，石川看到‘破旧的房子上结出的蜘蛛网’也可以‘一扫愁容’。对于石川来说贫穷并不是生活中的坎坷，荣华与名誉也不能将其束缚。庄子曰“名者，实之宾也。”<sup>48)</sup>，石川也认为名利乃身外之物，不过是一些过眼云烟罢了。

到了晚年时期，石川辞去官职，回到了自己梦中思念的故乡。在这时，他才得以回顾自己曾经经历的官场生活。石川在远离名利后才悟出了官场内部

47) 《石川集》，제1권, 81쪽.

48) 《莊子》，<內篇·逍遙遊>: “...名者，實之賓也。...”

的纷繁复杂。

石川, <客睡><sup>49)</sup>

朝來臥聽雨，  
靜觀古詩句。  
甘眠合眼久，  
遊於無何有。  
有如尸解叟，  
飄然脫冠屨。  
或陪堯與禹，  
峨冠坐廊廟。  
或與桀溺耦，  
種彼南山豆。  
睡味敵卯酒，  
詩卷落吾手。  
世人中夜走，  
泥塗沒馬首。  
睡味汝知不，  
物外有大樹。

这首诗是石川在卸下官职后所作，从中看不出他对出仕的欲望。也看不出他如努力耕种的农夫、深夜仍在奔走的人们那般对万物都存在兴趣。此时，他已经与世俗之外的神仙融为一体。跟庄子的‘逍遥游’一样，在没有万物的地方，不做任何事情，自由自在任逍遥。这也是超越现世的一种姿态。

侍奉象尧帝或禹王那样的君主，为高官、论政事是每个士大夫的梦想。但是对于以已达观对待世俗名利的石川来说，这些已成为无用之物。品读过往诗句，手捧诗册，灵感浮现时，便埋头创作，这才是石川梦想的淡泊生活。长沮、桀溺一起犁地，马儿在泥地中等待出发，这些景象对于石川来说都已成为过于繁琐的事情。不管在世间如何的奔走挣扎，依然是身处‘泥塘’。这首诗认

---

49) 《石川集》，제5권, 261쪽。

为抛弃一切，与神仙合二为一，沉浸在自然中才是最好的归宿。

那么，究竟石川是如何具体认识名利的呢？石川将功名比作‘灰尘’<sup>50)</sup>或者‘掉落的单只鞋’<sup>51)</sup>，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接近它还会令人产生不愉快的情绪。他认为早日从那样的世界中脱离开来才是万幸之事。所以他才下定决心，要尽情山水，过农耕生活，不再追逐官位等虚无的东西。

不仅如此，石川还将功名比作‘腐败的老鼠’，也使用过‘秃鹫、猫头鹰’<sup>52)</sup>这样的词汇。‘秃鹫、猫头鹰’是比喻被功名利禄蒙蔽双眼的贪官污吏。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食物已经‘腐败’，还是不遗余力的争夺。另外，石川勾勒出的是为了一时的名利不惜赌上性命的拙劣人类形象。因此他称这些人‘连笑声都是虚伪的’，对这些人的行为进行了讽刺。他还将功名比喻为‘掉在地上的甑’<sup>53)</sup>，不知何时会产生怎样的变化，他强调功名只不过是一时的快乐，最终还是会成为无用的之物。

上文中，石川对功名是什么做出了解释，之后他又叙述了功名给自己带来的影响。也就是写出了他在褪去功名之后的感受。

石川, <松江追錄 又><sup>54)</sup>

…(略)…

功名是何物,  
把釣寂寥濱。

石川, <書殷卿松都錄後><sup>55)</sup>

富貴令人困,  
江山入夢長。

50) 《石川集》，제2권, 117쪽, <泛江>: “山水今爲主, 功名已似灰。”

51) 《石川集》，제1권, 88쪽, <次呈演之>: “官如弊屣何妨脫, 夢作田夫手種桑。”

52) 《국역 석천집》，477쪽, <贈衍師>: “功名一腐鼠, 可啖鴟鵂嚇。”

53) 《石川集》，제5권, 243쪽, <寄朴和叔>: “功名眞墮甑, 聚散一浮雲。”

54) 《石川集》，제5권, 276쪽。

55) 《石川集》，제1권, 77쪽。

…(略)…

石川冥思苦想，到底功名为何物。得出了功名只是为了追逐名利而虚度岁月的结论。因此他做出了判断，功名莫不如自由的‘垂钓’，莫不如怡然自得。而且他也告诫人们在富贵面前忙碌奔走，只会让人身心俱疲，最终一无所有。他还强调功名就如永恒不变的万古江山一般，即使得到了它，也不会有任何东西发生变化。

石川, <雜詠 又><sup>56)</sup>

牙笏雪中汗，  
鬢冠林下涼。  
奔趨促死道，  
閑適養生方。

在这首诗中，石川将为官比作是‘促死之道’，让读者进一步深刻的意识到了其中危险。官场生活，就是需要持续处于紧张状态中，只会让身体与心灵越发疲惫。只有辞去官职，才能得到身体上的安逸，才能接近修养身心的场所。他在此时终于领悟到这样的生活才是养生之道。

石川在认清了名利的实质后，终于可以寻找自己的梦想。也可以实现自己的‘逍遥游’。

石川, <自臨淄島向智島><sup>57)</sup>

…(略)…

已厭功名苦，  
方知島嶼便。  
絳宮明滅處，

---

56) 《石川集》，제5권, 254쪽。

57) 《石川集》，제1권, 90쪽。

彼固有神仙。

石川在褪去功名之后，才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石川清楚的知道摆脱束缚，获得自由才是把自己在苦海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因此，他开始找寻属于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神仙’生活的地方，也是可以与庄子进行交流的地方。不存在像名利那样复杂的东西，只有自由、清净的世界与‘我’，二者已然融为一体。这时的‘我’已经与神仙合为一体，与庄子融为了一身，实现‘逍遥游’。

总之，石川的名利观是从拥有儒教身份时开始形成，后因其在大多数的时间都将庄子作为终生的模范，名利观也随之改变。每当他面对名利的取舍、站在人生重要的分岔口时，都将《庄子》的思想作为指南。因此，石川从来没有在名利面前彷徨、屈服过。另一方面，他得以在抛弃名利后，与庄子化为一体，超越世俗，在无为的境地‘逍遥游’。

#### 4. 庄子寓言手法的继承以及林亿龄的现实批判意识

寓言的修辞方法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盛行，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庄子。他在《庄子》的〈万言〉和〈天下〉篇中最早使用了‘寓言’这个词，通过对寓言手法灵活、广泛的使用，向我们展示了优秀的创作技巧。不仅如此，他遗留下来的192首寓言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三国时代以来，韩国文学领域的文章开始不断受到寓言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sup>58)</sup>到了朝鲜时代，寓言手法的应用变得更加多样化，它已成为文人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他们将复杂深奥的生活法则用具体的、简单的词汇表达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让读者沉浸在寓言的独特魅力中。可以看出，石川对寓言的应用比其他文人更加积极。寓言在批判现实、传达教训方面，是一种效果最好、最有力的技巧。这一点可以通过

58) 유종국, 「寓言의 樣式」, 《국어문학》 제26권, 국어문학회, 1986년, 332쪽.

实际创作慢慢体会，更重要的是石川平时也热爱阅读《庄子》，因此他对寓言的理解更加透彻。

寓言是假托故事的手法来说明某种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达到劝诫、讽刺或者揭示哲理的目的。它的表现手法并不是直接的叙述而更多的是对于乱世的讽刺。<sup>59)</sup>寓言的表现手法可以同时包含人物、行为和背景等因素，它的内在又蕴含着道德、精神、历史方面的意义。是一种有着双重构造表现方法的文学形式。<sup>60)</sup>

这种道德方面的教训或者讽刺是以当代的文化、历史为背景展开叙述的。因此窥视庄子与石川所在时期的时代潮流是十分重要的。

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由于长期的战争导致社会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混乱当中，百姓生活疾苦不堪。庄子作为一个平凡的知识分子、下层官吏，只能对统治者以及社会进行批判，他对直面现实的苦痛和疾苦有着更深刻的理解。<sup>61)</sup>

与庄子不同，石川生活在高宗和明宗年间，是对外相对和平的时期，但是朝廷之中的勋旧势力与士林势力分礼抗庭。不仅如此，勋戚滥用政治手段，已经招致几轮土祸。官吏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从不间断，上层社会恣意妄为，当时就是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期。

即使二人生活的时代或置身的情景反差巨大，但是二人敢于面对现实，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理想世界，并用文学作品将这些刻画出来的想法和意图却是大同小异的。庄子与石川都对现实的不公，社会的混乱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是这样的挫折并没有将二人的灵魂禁锢在命运的风车中，反而使他们更加清晰的认清了自我。甚至成为了一个契机，让二人意识到要为了理想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发挥自己的作用。

对于现实情景的忧患意识让庄子和石川从普遍的治愈与顺序中脱离，升

59) 安秉高, 「寓言의 文學的 受容에 대하여」, 《國民大學校 論文集》 제12권, 1977년, 102쪽.

60) 유종국, 위의 논문, 331쪽.

61) 이인경, 위의 논문, 9~10쪽.

华到精神上的更高层次。他们想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于是便利用寓言的手法达到教育和讽刺的目的。

庄子追求精神上的自由，有上天入地的威力，寓言在文学上的表现兼具浪漫与夸张的手法。正是这种特质，引导庄子从一般的叙述方式转向更具说服力的寓言表现手法。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62)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63)

庄子希望通过文学来表现自己深奥的哲学思想，他使用的最多的手法就是寓言。引用寓言，既可以向读者提供更具说服力的依据，又可以给读者留出思考和判断的空间。但是寓言并不都是真实存在的，其中必然夹杂了一定的虚构成分。庄子一直在努力运用自己已有的经验，发挥无限的想象力，刻画出独特的人物形象，赋予故事生动的情节。不仅如此，他强调广泛利用寓言，是为了引导停滞不前、一片混沌的社会前行，从而开展正确的理论。这是他对引用寓言的宗旨和作用所做出的说明。

下面的诗可以证明石川经常研读庄子的寓言，并且乐在其中。

石川，〈贈覺公〉64)

衰年抱病志多乖，  
野趣如今漸入佳。  
誰識莊周與方朔，  
時時寓語雜詼諧。

62) 《莊子》，〈雜篇·寓言〉。

63) 《莊子》，〈雜篇·天下〉。

64) 《石川集》，제2권, 112쪽。

诗中，石川不仅直接提到了庄子的寓言，还向我们传达了他乐在其中的景象。他强调，随着阅读的深入，不仅大大减少了对于出仕的欲望，而且阅读庄子的寓言、引用寓言的手法作诗的兴趣也大大提高了。这首诗不仅如实体现了石川诗作的倾向，更证实了他对于写作方面拥有着积极的接受态度。

另一方面，石川积极接受庄子的思想，这不仅拓展了石川的创作空间，还让他继承了庄子在表现手法上的浪漫与夸张。石川努力的想通过寓言来表述自己的真实意图，正是寓言使这些作品比其他作品更具说服力，也使当时的情景变得更加真实。

在石川的众多使用寓言手法的作品中，〈息影亭记〉是将寓言手法表现得更加突出的。在这个作品中，石川让庄子作为寓言中的主人公直接登场，而且还将庄子引用的寓言再次引用。

…(略)…“請名於先生先生曰，‘汝聞莊氏之言乎。曰昔有畏影者，走日下其走愈急，而影終不息。及就樹陰下影忽不見。夫影之爲物一隨人形，人俯則俯人仰則仰。其他往來行止唯形之爲。然陰與夜則無，火與晝則生。’”…(略)…65)

息影亭是石川在辞去潭阳府使后，搬至星山洞途中，女婿金成远(1525~1597)为其祈福祝愿的亭子。上述引文是金成远请求石川为亭子取名后，石川做出的回应中的一部分。为了解释‘息影’的意思，石川请出了庄子，并引用了庄子的话，《庄子》〈杂篇·渔夫〉中有与此近乎相同的内容。

…(略)…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略)…66)

上文可以看出石川引用了《庄子》的内容，虽然结果略有不同，但是故

65) 《石川集》，제5권, 263~264쪽, 〈息影亭記〉。

66) 《莊子》，〈雜篇·漁父〉。

事总体的走向以及立场是大同小异的。庄子所写的人物最终以‘死亡’收尾，而石川引用《庄子》的内容是以‘最终他的影子消失了’作为结局的，没有涉及到人物本身。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结果上的差异并没有给庄子寓言的二次引用带来任何影响。因为石川在这个部分想要强调的内容是‘影子’以及它的属性，对人类的无知给予了强烈的讽刺。庄子寓言的二次引用已经达成目的了。

但是可以看出石川引用庄子的寓言，实际上是有另外一个重要意图的。那就是为作品后半部分内容做铺垫。从<息影亭记>的中心思想展开可以看出，它网罗了庄子思维体系中的所有东西，包括‘逍遥游’、‘无为’、‘天命’、‘物我合一’等。他运用了《庄子》的思想根源以及主体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就是为了阐释《庄子》中深奥的道理。

可以看出石川在研读《庄子》寓言时，收获了许多灵感。另外，他对典籍、史书、诗集等方面都有涉猎，积累了渊博的知识以及见闻，同时他也在现实生活中总结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为他创作寓言方面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有用的素材。运用寓言的手法将这些素材加工整合后，就会得到十分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映射出最原始的道理，甚至可以揭示宇宙万物运行的法则。

其中，蕴含了石川对混乱的社会氛围、肮脏的政治环境、百姓恶劣的生活环境等方面的现实批判意识作品文学价值的文学作品收到了更为高度的好评，笔者认为这要归功于石川对寓言手法的熟练使用技巧。这是因为通过寓言，可以将现实世界中的矛盾与对立升华到艺术层次，给读者提供一个无限想象的空间，让读者产生共鸣。

另外，石川在寓言中使用的题材不仅限于人物、动物等形象，更有神仙、龙、鲲鹏等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形象，月亮、大树、山等自然景观也频繁出现。换句话说，他使用素材的广度是有限界的，使用频率也是均匀分布的。

首先，下文是讽刺因战争或是权位之争而引起的黑暗社会现实的作品。通过这样的故事，他勾勒出了现实社会的样子以及由于此种矛盾而深处困境的百姓形象。石川想通过寓言表明统治阶层之间的现实矛盾以及他们轻薄的节操。

石川, <聞蟬 應製 在玉堂作><sup>67)</sup>

長夏荒村草樹交,  
小蟲來抱細腰搖。  
聲音淒切由滄露,  
衫服輕纖正刻綃。  
宿雨乍晴初似磬,  
斜陽欲斂更如謠。  
深深翳葉毋多諫,  
山鵲來銜不汝饒。

通过这首诗, 石川展现了当时政治的不安定。当时正是勋旧派与士林派存在严重对立的时期, 勋戚之间的势力纷争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有好的机会出现在面前的时候, 定会不遗余力的抢占权位, 强者铲除弱者, 一连串的士祸也因此发生。但是, 这种现象并不是靠一次清算就能够了解的, 情景不同, 随着情境的不同, 没有永远的胜者也没有永远的败者。

石川是士林派出身, 当然会偏向于士林派的立场。因此石川坚信上文中出现的‘滄露, 刻綃小虫’都是清廉和高洁的象征, 是用来指代士林派的。而没有人情味, 凶残的山雀则是勋旧势力的象征。但是不管社会背景以及石川作诗的意图如何, 单从这首诗来看的话, 笔者认为与其把他理解成是某个特定的族群的描写, 不如把他理解成现实社会潮流的描述更为合理。强大的势力必然会压制弱小的群体, 并消灭殆尽。站在弱者的立场来看, 不管身处那个阵营都要小心行事。上述诗中将动物与其猎物之间的法则作为寓言, 让读者认识到现实情境的凶险, 唤起人们的警戒心。

石川通过下面这些诗来讽刺了政治的混乱与为政治而不停奔波的景象。

石川, <水檻觀魚><sup>68)</sup>

67) 《石川集》, 제1권, 80쪽.

68) 《石川集》, 제5권, 264쪽.

吾方憑水檻，  
鷺亦立沙灘。  
白髮雖相似，  
吾閑鷺不閑。

石川, <晴波跳魚><sup>69)</sup>

跳躍非魚樂，  
人言避獺驅。  
何如隨雨電，  
萬里泳江湖。

上文诗中出现的‘鷺’与‘水獺’在利益面前没有丝毫让步，这用来讽刺统治阶层的野心欲望，他们把杀戮和掠夺当做家常便饭。这些人使用现实政治中的所有令人憎恶的条约来欺凌弱者，使弱者掉入他们设计好的陷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猎物’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对于他们来说，快乐都是奢侈品，他们需要在不安和忧虑中度过每一天。这里的‘鱼’用来比喻在政治漩涡中牺牲的知识分子，是生活在黑暗现实中百姓的真实写照。

吾方凭水檻’表达不管是在回想现实，或者躲避世俗的纷繁与忙碌，作者能够拥有“万里泳江湖”般的闲适，自然是无比幸运的。但是作者一个人从中逃脱，并不代表着现实世界的崩塌。可以说作者通过寓言真实的刻画出了当时持续黑暗的现实世态。

石川还通过寓言将士大夫在不安中摇曳的烦恼情境形象的刻画了出来。

石川, <擬古二首 又><sup>70)</sup>

水底有明月，  
遊魚無所依。  
夜深風浪起，

69) 《石川集》，제5권, 269쪽。

70) 《石川集》，제1권, 79쪽。

嘆息乃言歸。

上述诗中，水的表面乍一看被月光映照的潺潺发亮。但是，不知何时会再掀波浪，‘鱼’总是生活在不安的状态下。他将‘鱼’的境况比喻成希望在现实的矛盾中生活下去的知识人的境况。终于‘风浪起’，当事者们都被囚于困境之中。因此，作家自己最终也被深锁于深渊之中。

忧虑现实，想要改变现实，但现实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改变的。这一点石川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他再次陷入了悲愤的状态。

石川, <次學舍諸賢投韻>71)

秋風吹樹急，  
泥蚓上堂來。  
諸子此時隔，  
一尊誰與開。  
傳聞珠混礫，  
復道劍生苔。  
日暮臨江嘆，  
狂瀾不可回。

从上述诗中可以看到，谁都无法判断世俗之风是以怎样的方式，从哪个方向吹来。如果取得了权力的力量，即使是生活在最下层的浮游也可以享有特权，这就是政治。石川引用‘泥蚓’的行为来比喻统治阶级的蛮行，使得许多贤者的出仕之路化为乌有。这个寓言中充满了对现实的讽刺意味。

贤者与愚者，正义者与不义者都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此对与错是难以界定的，他用‘珠’与‘砾’来比喻并强调这点。诗中叙述了作者连‘一起喝酒的朋友’都找不到，他只能在现实面前独自叹息，深切自责。

石川主张在现世生活，明哲保身才是上策。

---

71) 《국역 선천집》, 485쪽.

石川, <後林幽鳥><sup>72)</sup>

鸚以能言繼,  
鷄緣啄粟烹。  
而今集於苑,  
嗟爾得全生。

这首诗是通过‘鸚’与‘鸡’的寓言，来讽刺充满贪欲的奸臣。它们喜欢参与所有的大事小情，为了利益不分青红皂白，没有廉耻。‘会讲人言的鸚鹉’、‘吃粮食长大的鸡’最终成为不守本分，破坏社会秩序的一个种群。他强调‘树林深处’是脱离世俗、明哲保身的空间，‘鸟’的选择才是最为明智的。

总之，石川用沉稳的目光俯视现世，他想通过创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他担心仅仅通过讲解或独白传递出来的故事是缺失生动感的，因此他借用庄子善于使用的寓言手法，将其应用到了实践当中。寓言的手法让石川的文学创作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将石川的现实批判意识更加生动的传达给读者，并给读者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 5. 结语

本文对石川林亿龄的庄子思想接受形态进行了分析。具体探究了石川独特的庄子观、现实批判意识以及寓言的表现手法。

通过对《庄子》认真的研读，石川不仅积极接受了《庄子》蕴含的主要思想，他还不断的探索和学习庄子生活的痕迹，努力的想要将其应用到自己的人生当中。

石川的性格豪放、拥有彻底的批判精神，他敢于直面现实。笔者认为擅长寓言与讽刺的庄子，在石川人生观的形成上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庄

72) 《石川集》，제5권, 269쪽.

子》成为了石川的指南书和导师。

石川对老庄的喜好，是得到当代乃至后代学者认可的，石川拥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石川对庄子思想的接受态度，积极、始终如一，他坚信庄子就是自己应该学习的学问。从石川的文学创作初期一直持续到老年时期，这个想法一直在石川的脑海中根深蒂固。

石川的‘逍遥游’表达的是对现实之外世界的无限向往。从俗世的是是非非中解脱，渴望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与自然融为一体，在无何有的空间中无所为，这才是石川真心希望到达的，超越天地万物、超越自我的世界。

石川的名利观是从拥有儒教身份时开始形成，后因其在大多数的时间都将庄子作为终生的导师，名利观也随之改变。每当他面对名利的取舍、站在人生重要的分岔口时，都将《庄子》的思想作为指南。因此，石川从来没有在名利面前彷徨过、屈服过。而且他在抛弃名利后，与庄子融为一体，超越世俗，在无为的境地‘逍遥游’。

石川喜爱阅读庄子的寓言并引用庄子的寓言表现手法，通过寓言创作出的作品比其他作品更具说服力，将现实的急迫感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寓言的手法让石川的文学创作达到了更高的艺术境界，寓言的手法将石川的现实批判意识更加生动的传递给读者，并给读者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

## 參考文獻

奇大升, 《高峰集》。

孟子, 《孟子》。

朴東亮, 《寄齋雜記》。

朴世采, <石川先生墓表>, 《石川集》, 여강출판사, 1989년。

林億齡, 《石川集》, 여강출판사, 1989년。

林億齡, 《石川詩集》, 《한국문집총간》 제27권, 민족문화추진회, 1988년。

林億齡, 《국역 석천집》, 최한선의 4명 역, 전라남도, 1996년。

李珣, 《栗谷全書》。

李滉, 《退溪集》。

莊子, 《莊子》。

권추자, 「林億齡의 漢詩 研究」, 성신여자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1990년。

권혁명, 「石川の 林億齡의 現實認識과 그 對應」, 『한국한시연구』 12권, 한국한시학회, 2004년。

권혁진, 「石川 林億齡의 한시 연구」, 강원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1995년。

오석환, 「임억령의 <息影亭記>에 나타난 문장기법 연구」, 『동양학』 45권, 단국대학교 동양연구원, 2009년。

安秉高, 「寓言의 文學的 受容에 대하여」, 『國民大學校 論文集』 12권, 1977년。

유종국, 「寓言의 樣式」, 『국어문학』 26권, 국어문학회, 1986년。

이승수, 「조선조 지식인의 莊子 수용과 憤激 의식— 三淵 金昌翁을 중심으로」, 『도교문화연구』 제15집, 한국도교문화학회, 2001년。

이인경, 「《莊子》의 遊 思想과 文學的 受容」, 단국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08년。

林南炯, 『石川 林億齡의 生涯와 詩文學』, 월인, 2011년。

- 조민환, 「栗谷《醇言》의 한국철학사적 位相에 관한 연구」, 『동양철학』 32권, 한국동양철학회, 2009년.
- 조상우, 「〈식영정기〉의 우언글씨기와 문학사적 의의」, 『온지논총』 16권, 온지학회, 2007년.
- 조한석, 「道家思想의 儒家的 變容을 위한 朴世堂의 《莊子》 읽기」, 『도교 문화연구』 제23집, 2005년.
- 최한선, 「石川 詩에 나타난 思想的 傾向 1」, 『우리말글』 10집, 우리말글학회, 1992년.
- 최한선, 「石川 林億齡 詩文學 研究」, 성균관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1994년.
- 최한선, 「石川 詩의 作品世界」, 『石川 林億齡의 文學과 思想』, 광주향토문화개발협의회, 1996년.

<Abstract>

## Suck-chon Lim Ok-Ryung's Chinese Poetry in the Accept of Chuang-tzu's thoughts

Jin, Yong-zhen

The scholar-officials of Joseon Dynasty criticized and accepted the Chuang-tzu's thoughts from different aspects. Either it was rejected, and even called "Heresy of said", or sometimes regarded as a classics about study articles and rhetoric method, or a instructor about cultivating the body and mind. Following the difference of the times' culture and the affected object, the specific situation and the effect was also different. Suck-chon Lim Ok-Ryung, who was one of the scholar-officials of Joseon Dynasty, admiring Chuang-tzu in his whole life and blending the Chuang-tzu's thoughts in the process of his creation of Chinese poetry. He was the people who put the Chuang-tzu's thoughts into practice constantly through his endeavor in his life. For Suck-chon, the book 『Chuang-tzu』 not only was his instructor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is spirit, but also helped him with overcoming all kinds of suffering and grief.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that was, analyzed Suck-chon's unique view of the Chuang-tzu's thoughts in the first place, especially about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attitude of "Peripateticism" as the part of the Chuang-tzu's thoughts. Secondly, Suck-chon took a mirror of the Chuang-tzu's life as his life. By comparing its practice of Chuang-tzu thoughts and poetic creation, how he conducted himself in society correctly and what was his positive fame-and-gain values by being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Finally, through inheriting the Chuang-tzu's allegorical expression, the article concretely analyzed the Suck-chon's consciousness of critical realism about skillfully and vividly grasping the time's condition.

**Key words** : Chuang-tzu, Suck-chon Lim Ok-Ryung, fame-and-gain, allegory, consciousness of critical realism

투고일 : 2015년 5월 24일, 심사 : 7월 17일 ~ 8월 13일, 게재확정 : 8월 13일